

成功之路有许多

鲁圣

最近一段时间,我大部分时间在故乡。父母都去世以后,他们遗留下来的两片宅基,有一片分给了我。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宁静和安详,故乡距离我现在的济南也不算远,我就在今年夏初回去把房子和院子都建了起来。

我很多的中小学的同学,小时候的伙伴,在县城和我家附近几个乡镇工作的朋友,听说我回家建房子的消息,除了到村里看望我,问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之外,轮流召集聚会,我几乎见全了我离开故乡几十年以来没有见过的同学故旧。

自从1982年考学离开故乡之后,虽然我在故乡的县城工作过7年,但总是抽时间回去几次,但是,总是匆匆来去,对于这些同学故旧的信息知之甚少,有一些甚至是一无所知。在内心里甚至是一直延续着当年我们那个时代对于人生的判断:考学出来的,就登了龙门;落榜的同学,就下了地狱。这次回去,见面的同学朋友,几乎

都是当年中学甚至小学没有读完,或者参加了高考而名落孙山的。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早已经“混然众人也”,成为无数普通农民中的一个,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但是,当见面叙旧了解了他们以后,我万分惊讶于每一个人人生道路的巨大变化。

第一个召集聚会的是我中学的同学,他姓刘,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一个班,上高中的时候是同桌。当年我们一起参加高考,他以10分之差落榜。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只听说他是做贩卖粮食种子的个体户,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可是,这一次见他,他驾驶着刚刚挂了牌子的越野本田来接我,一定要带我去距离我们家18公里的郛城县城吃饭,呼朋唤友,浩浩荡荡几部车。酒过三巡之后,我了解了我的同学,他现在是我们的优良牛羊品种养殖和销售的龙头老大,年利润早已超过几百万元。更让我惊奇的是,他的大儿子已经被公派到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二儿子是他养殖

基地的总经理,而我们这些当年考学出来的同学尚无一人的孩子考上硕士。

隔了几天,我家附近的梁宝寺镇上的一位曹姓同学又邀请了几位这个镇上的同学聚会。当年读高中的时候,我们一个班,也是我考学出来的那一年,他落榜回到了村里。最初我只是听说他托人到镇上的汽车站当了临时工,就是卖票打扫卫生看大门的工作。可是现在,他在他自己的酒店请我吃饭,他的大楼是镇上面积最大、楼层最高的楼,集超市、饭店、宾馆于一体。他告诉我,这个大楼每天给他带来的利润在两万元左右。他先带我参观了他装修豪华的大楼,参观了 he 宽大的办公室。他的助手气质文雅,我询问后得知,助手毕业于省内一所名牌学院的经济专业。

我有一位初中同学姓司,我们曾是同桌,他所在的村子不靠近公路和集镇。这些年他一直做运输生意,现在年龄大不再开跑车跑运输,到距离我的家一百多米的公路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座三层楼,开宾馆和超市。因为距离我的家最近,他坚决而不容置疑地要我住在他的宾馆里,每天厨师都准备好可口的饭菜。因为我看到他的宾馆几十个床位天天满

员,实在不好意思耽误同学挣钱,去了几天以后就找各种理由推辞不再去。结果他亲自来我建房的工地,很生气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还是心疼一百两百元钱的时候吗?

在家一个多月,我除了感动同学故旧的深情厚谊之外,更多的是对他们生存状态的钦佩。同时,他们的成功,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考大学出来,毫无疑问是人生的首选,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成功之路;人生有很多条道路,都能够通向成功。



翰墨情深(书法) 崔向前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其实是一个很深奥难懂的人生哲理,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只可惜,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搞懂,即便他们结了婚生了子女,但也是稀里糊涂地过一生。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门当户对”作为爱情的基础和标准;如今,不少人把“志同道合”看做是爱情的最高准则。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这反映到他们的思想上,就认为是平衡、平等、和谐,易于相近、相知、相处。如果门不当户不对,比方一个文盲找一个教授做夫妻,或是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头找一个富裕才女结婚,他们能过得好吗?然而,这“门当户对”和“志同道合”的爱情观,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并非爱情观的全部。

因此,在什么是爱情的定义上,自古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很统一思想的。如法国的拉罗什福科在谈论《关于爱情》时开门见山地说:“给爱情下定义是困难的。我们只能说,在灵魂中,爱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激情;在精神中,它是一种相互的理解;在身体方面它是我们躲在重重神秘之后的被

漫话爱情

周广生

我们所爱的一种被隐秘的羡慕和优雅的占有。英国思想家罗素说:“罗曼蒂克的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动力。”他又指出:“使婚姻美满幸福的,并不是罗曼蒂克的爱情,而是一种比罗曼蒂克更亲密、更深情、更现实的爱情。”德国的齐美尔则把爱情描绘成一种“状态”,他说:“爱情是发自内心的深处追求自我满足的动力,通过它的外在客观、内在动力可由潜意识转化成明朗的现实状态。”

从以上名人所谈论的爱情观来看,就说明了世上的人真正完全全一生都幸福美满的爱情是没有的,永不熄灭的激情也是没有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人的身体自身就是存在着由不成熟到成熟,再由成熟到衰退的过程的,所以无论是从爱情上或是从激情上来讲,每个人一生都不可能事事处处都是满意的。一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的不满意。我国古人讲:“人生

事,有十之八九不满意”。而反映在爱情上,道理更是如此。譬如,尽管你在年轻的时候还是有权有钱的时候找了个万里或十万里或百万里挑一的美女俊男做妻子做丈夫,但是,无论男女都有衰老的时候或身体有病有灾的时候呀!当一方老了或生了病之后,爱情和激情都会产生不满意的时候和地方。所以,英国作家培根不无幽默地说:“‘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他说:“美满的婚姻是难得一遇的。”那么,人老了或生病了就没有爱情了吗?就没有激情了吗?如果认为就是没有了,这也是对真正爱情的曲解。我们经常说的“老来伴,老来伴”,人走到晚年了,如果还能相敬如宾,相敬相爱,关怀备至,虽然两个男女在肉体上不能结合了,但他们的这些行动表明,依然是有爱情有激情的。而且,这才叫做灵魂深处的真正的爱情和激情。

所以,有一点我以为我们大多数人应当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爱情就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高尚的社会责任。既然一对男女走到了一起,成了家,就应当生儿育女,双方对于命运之神就是付出了抵押品,就不能把家庭和子女看做是累赘,就应当对家庭承担责任,而且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

如果没有了对自己的约束,忘恩负义,年轻貌美时爱之,苍老衰竭时弃之,就意味着失去了应有的责任。西方学者弗洛斯特有一句简单而深刻的名言:“你要爱,就离不开这个世界,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更好的去处。”

《芳邻》

刘文莉

有人说,推理小说已经被人写尽,但是读过《芳邻》,眼前还是一亮。当你知道凶手是谁后,你并不恨他,甚至替他惋惜,怎么会有这种心理?

小说中的主人公江海凝是位女医生,去上海出差后,突遭系列意外事件。与她同租一室的女友唐晓婷被人杀害,与她做了邻居的依丹险些被人毁容,幕后真凶是谁?案件刚开始侦破时,警方只关注江海凝,但在刑警陈绍龙的推理判断下,警方拨开重重迷雾,揭秘出案件的真相。原来谋杀源自一个想挽回已破家庭的父亲。父爱是人性中不可抗拒的情感纠结。

《芳邻》这个书名让人感到很温馨,年轻漂亮的女人做了邻居。但是没想到,这部小说竟然是一部带血腥味的推理小说。哲人说:文学是庄严的谎言。《芳邻》把谎言说到了极致,你不可能不相信它是真的,可是阅读它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一真。人真诚,诗也真诚。其二勤。诗人很勤奋。人常说:“好诗不负有心人。”其三迷。诗人是一位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诗迷。在他113首诗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辑“三品人生”组诗和第四辑中的《痕》、《船》、《邮票》、《墓家》、《算盘》、《脸面》、《赶海》、《茶》等。

短文写到这里,我心里有一丝酸楚的感受。陈贞先生,虽然你身在外地,希望常回家看看。故里有你诗歌流不尽的河,而家乡是你诗的永恒的后方。是为序。



高洁(国画) 郭峰



武陵雄姿(国画) 李晚宏

生命中的诗意

——陈贞《三品人生》序

高旭旺

我和陈贞先生认识应该感谢诗歌。2010年9月中旬,《新乡日报》和《大河》诗刊等单位联合举办“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从诗友那里得知陈贞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因大赛工作的接触,使我们从相识到相知。

俄罗斯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可以不当诗人,但谁能忍住那门缝夹住的一缕光的尖叫。”在当今物欲横流拜金成风的市场环境下,他能保持一种至尚、至高的文化品位,在百忙的工作中找空间、挤时间读书写作,以诗的方式去陶冶自己的情操。从他的第一辑“三品人生”到第四辑“物语短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对诗歌的执着追求和对语言的纯粹向往,担当起一个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和良知。

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诗人陈贞从自己近几年诗歌创作中精选了113首集结为《三品人生》一

书稿。读后,我认为从个人创作上来说,他运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浸透了忧患意识、哲学意识、宗教意识,从而彰显了自己对诗歌创作新的坐标和向往。他诗中的情感自然流露,给诗的品质和高度开拓了空间,赢得了荣光。如:《出生和死亡的那一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出生,如飘至的云。死去,似刮过的风。唯一的不同,在于死前生后的款款内容。

一个诗人要经过怎样的磨砺,才能走进凤凰涅槃的化境。从他的创作来看,诗神的光芒照耀,使他逐渐走向梦寐以求的境界。作为一位诗的真爱者,他始终坚守着真诚的心灵本色与诗性原则,守望着一朴素而真挚的诗意情怀,从未停止过对社会的倾诉和对生活的吟诵,对缪斯钟情的专一让人激动、兴奋、敬畏。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清醒和独立,沉稳稳健非功利性地孜孜不倦,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追求着诗

性,坚守着诗思,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

诗人陈贞在他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开始了自觉地对社会进行思考,并承担了对生活、对人民用诗的语言来结构一个主题,从而使他的诗从意象组合到哲学高度,进入审美地带。

诗人陈贞在他的哲理短诗创作中,存在着一种挑战,一种光芒,一种孤独,读后给人一种明亮的光泽。诗人莱辛在《拉奥孔》中说:“情感和激情的网是既精微而又复杂的,连最严谨的思辨也很难从中清楚地理出一条线索来把它从错综复杂的牵连中一直理到底。”诗人陈贞在爱情诗的创作和探索中,给读者留下了一片思考的空间,提供了一条又向往,又走近的线,他追求着这一根线。如《油菜花开》等,不一而足。

陈贞真诚地、热烈地讴歌了当代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陈贞的爱情诗是对传统道德准则的挑战,也是新的价值观的确立、升华。这种对爱情观清晰的梳理和突围,来自生命意识的复活。

我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了陈贞诗集,总的感受有三点。其

吹笛子的人

熊元善

吹笛子的人,他长发飘飘,一袭青衣;他右肩挎着那布袋上插满金色的笛子;他一边快步行走,一边吹奏着笛子,用笛声来叫卖他的笛子——车水马龙与他无关,都市烦躁的心跳与他无关。他只是没有目标地行走着,只是在行走中吹奏着他的笛子!

吹笛子人的心里一定装着他的家乡!给我们的想象移添来某个地域风景:那里有着潺潺流动的湖水,轻轻飘动的竹筏;他的家乡一定是竹

子的故乡;一定有他童年欢快的笑声,从郁郁葱葱的竹子的缝隙间流过,牵引着蓝天和白云悠悠地回旋……

吹笛子的人使我想起家乡的童年,想起赌气的阿妹——为争夺一支笛子,我把8岁的她推倒在地(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饶恕);我把她气得赌气大哭——她用小手捂住红嫩的脸颊,呜呜地是那么的伤心地哭呀哭……30多年过去了,阿妹身居何处?她现在的境遇如何?一切都无从知晓……她那浅红的蝴蝶结,成为我记忆中忧伤的红晕!

吹笛子的人吹奏着笛子,他的脚步丈量着都市的大街小巷;他清脆的笛声引领着城市上空的鸽子扑棱棱翻飞;他高亢的笛声使城市变得宁静;他跳动的手指下的笛孔,流出六条青翠的笛音,飘进都市人家的窗户,使人嗅到竹笋青葱的气息……

噢,吹笛子的人——他动情的笛声软化着都市的僵硬,使都市人长满老茧的内心变得柔软!

吹笛子的人,他也许是在讨生活!抑或不完全是为了讨生活!也许他只是和我少年时那样,喜欢脚穿布鞋,喜欢浪迹天涯……吹笛子的人只是没有目标地走啊走,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吹呀吹……

吹笛子的人哟,你是不认识的兄弟!你今晚将栖身何处?微凉的清霜会不会打湿你那飘逸的长发?

多年后,张学良在与冯庸的谈笑中,给张作霖的这种执著下了一个定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个老师叫白永贞,晚清秀才,清光绪二十三年京试中与郑孝胥(伪满洲国首任总理大臣)同科拔贡,宣统年间当过海龙知府。

张作霖事先给白永贞打了预防针,说,两个孩子青皮嫩绿的年龄,不大懂事,请老先生多多包涵。白永贞捋着胡须,微微一笑,还是请雨帅多多包涵吧,雨帅既然把孩子交与我,就应许我随意处之,不当之处,还请雨帅海涵。

张作霖字雨亭,不过,自出道以来,这雨亭二字用得并不广泛。哥儿弟间多是老七老弟地叫着,官场上也只是称张帮带、张管带、张统领,没有人敢叫雨帮带、雨管带,听着不伦不类,有调戏的味道。直到出任二十七师师长,有人尝试着喊出了雨帅,张作霖才觉出了好。雨帅雨帅,朗朗上口,透着清冽冽的爽气,而且听着与雷公电母像是一个级别的。

听白永贞如此说,张作霖想了想,说,好,我答应你,你想怎么来,都行。只是,孩子刚刚死了妈,心里还没过劲,最好不要责打他。白永贞应道,放心,我自有轻重。

白永贞举止儒雅,面相和善,但眼睛中却有一种让人不敢蔑视的威严,属不怒自威的那种人。第一天上课,白永贞书都没带,只拿了一把扇子。坐下来便说,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奸夫淫妇的故事。

冯庸挤挤眼,用胳膊肘捅了捅张学良,我爱听。张学良也拿胳膊肘顶了顶冯庸,我也爱听。

于是,白永贞就讲了一个现代版的西门庆与潘金莲如何勾搭成奸、谋杀亲夫的故事。

讲完后,白永贞把扇子一折,说,二位少爷,咱们现在做一个游戏,你们俩就是县官,由你们来判这个案子,写判决书。是拘是押,是杀是剐,都由你们决定。

张学良和冯庸一听,来了兴趣,马上进入了角色,大叫一声,纸笔伺候!

白永贞应和了一声,把纸笔拿给二人。

张学良小时候在新民猫三狗四地学过几本书,多少算认识些字。

冯庸也抄过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基础书,只能算粗通文墨。在一起学习的这段时间,二人互为师表,蝇营狗苟的本事增添了不少,却没做过一篇正经文章。不过,既然是游戏,不妨就玩一玩。于是,二人顿时才思如泉涌,走笔如龙蛇,一篇篇笑骂骂、率意而为、自成一体的判决书一挥而就。

白永贞接过判决书,看也不看,提笔便写了两行字。张学良的判决书上写的是:张作霖公子美文,冯庸的判决书上写的是:冯德麟公子妙笔。

张学良和冯庸正自疑惑间,白永贞已把两张判决书拎起,快步出房,走出院子,来到不远处的大南门,把两张判决书贴在城门上。

张学良和冯庸这个丑可出大了,两个人的文章不过百字,却足有三分之一的错别字。草菅人命写成草草人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写成人尝试着喊出了雨帅,张作霖才觉出了好。雨帅雨帅,朗朗上口,透着清冽冽的爽气,而且听着与雷公电母像是一个级别的。

叔不可忍,苟且写成狗且,禽兽二字不知是不会写,还是有意捣蛋,画了一只鸟一只狼。由于认定是写着玩,二人的行文也极其肆意,文白相杂,好话掺脏话,谦词配脏话。张学良文章的结尾是:似这等禽兽(画的鸟和狼)只能剥之光之,使之大归于天下。冯庸的结尾更

是干脆,操你妈的,拿来命! 此事成了当时奉天的一大新闻,城里人传十传百,都来看张作霖和冯德麟公子的妙笔美文。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乘机推波助澜,把文章抄下,发表在报纸上。

冯德麟拿着报纸来找张作霖,怒气冲冲,你他妈的请的什么王八蛋老师?他想干什么?张作霖早已看过报纸,见冯德麟怒不可遏的样子,拿起报纸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写得不错啊,比咱们俩强多了。冯德麟气得一拍报纸,张小个子,你他妈的狗眼还是人眼睛?这还不错?我都臊得不敢上街见人了!张作霖把冯德麟拉到身边坐下,三哥,消消气,我琢磨着,白老先生这么做,肯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咱先别声张,看着,看他下一步棋怎么走。要是这一下子,把咱那两个宝贝儿子制服了,不也是好事嘛。冯德麟眼睛一瞪,像两只铜铃,制服?大概也就你那熊蛋包子能服,我儿子一定不会饶了他!王八蛋!

连载

“你想让我打电话叫保安,还是直接叫警察?” “我就占用你一分钟。等我说了,你就不会打了。当然除非你想直接让我去跟警察说。” “你要说的事情,最好能让我感兴趣。” Steve眯起眼看着老方。

老方清清嗓子:“我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咱们公司——不——你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上都写了些什么?”

“这个好像和你没关系吧?” “是吗?现在也许没有,可以前。呵呵,我想知道我以前做了那么多次盯梢、偷拍,打了那么多匿名电话,到底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老方抱起胳膊。

“有什么不合法的?” “我怎么记得,咱们的营业执照,就只容许做咨询啊!我怎么还记得,中国的法律,压根儿就不让任何私企或外企做秘密调查啊?那不是公安局和法院的事儿么?”

“哈哈!” Steve笑了两声,突然又绷起脸,“你果然在浪费我的时间。你要是现在不立刻出去,我就打电话叫警察了。有关你以前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你可以自己去跟他们说。”

Steve伸手去拿电话机。

“哦!呵呵,看来你不在乎这个!就算有人真的要没收你的营业执照,你也有办法摆平,是不是?”

“呵呵,而且现在又多了一个赵总,她路子挺野的啊,高层领导也认识?呵呵,要不你先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有人要是从你的办公室窗户里跳出去,摔个血肉模糊,她有没有办法也帮你摆平?”

老方笑得更殷勤,一张圆脸好像盛开的牡丹花。

Steve微微抬了抬眉毛:“你有什么证据?”

“你写的报告啊!”老方说,“呵呵,赵总真的很走运呢,居然写报告的人把她坐飞机去斐济约会的事儿给忘了,只字儿没提呢!你说她运气是不是很好呢?”

Steve微微一笑:“老方,你也知道她有背景。对于有背景的人,我们的报告里是不能提的。这是公司的惯例。”

“是吗?呵呵,就因为这个原因?那为什么有人从那个可怜虫跳楼的前几天开始,就一直跟赵总通电话?而且一直通到前天。哦,让我想想,对了,前天晚上十一点,呵呵,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哦,不过你别担心,这个电话号码可没在

GRE员工登记表里登记。是个很秘密的手机吧?可得把它放好了,千万别让别人看见。更别让人家知道号码,不然的话,公司说不定有一天能查出来源,有人和被调查人暗中勾结,篡改报告,呵呵,哦,对了,警察可能也会非常感兴趣呢!”

老方仍面带微笑。Steve也面带微笑。两人沉默对视,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互相打量对方有什么变化。

五分钟之后,老方从前台经过。Linda忙站起身,截住老方的去路。

“呵呵!你还没去吃饭吧?” “你想要我?” “哪儿敢啊!呵呵,我就这告诉你新的人事变动是什么。”老方使一个眼色。Linda把耳朵凑近些。

“新的人事变动,就是下周一我回来上班!呵呵,把我的办公桌收拾干净啊!”

老方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司去,留下Linda站在前厅里,目瞪口呆。

“暗度陈仓” “老谭呢?” 燕子走进中餐馆的第一句话。

燕子向着后厨长驱直入,经理跟着燕子一路小跑:“老板他不在啊!他不是去北京了么?没跟您一起来吗?”

“没有啊!他两个礼拜前说要去北京,然后就再也没到店里面啊!” “这怎么可能?”

燕子一步跨进后厨。厨房里忙忙碌碌,热气腾腾。唯独没有老谭的影子。

“经理,有个电话,是找老板的!”穿马甲的小侍者跑进厨房来。

燕子拔腿跑到前台,拿起电话机。

“谭夫人?您回到芝加哥了?”是老谭的律师。

“我先生在哪儿?” “他不在美国。” “那他去哪儿?”

“谭夫人,我就在您餐厅隔壁的咖啡厅里,您能过来一下么?”

咖啡厅就只有一位客人。那是个四十出头的白人,高个子,浓眉,让人想起林肯。他端坐在咖啡桌后,面前摆着一摞文件。

“谭夫人,您能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我这里有好多文件等着您呢!”

“我先生在哪儿?”